

吴风越雨

云深处

| 王伟娟 文 |

记忆中的回乡路，总是绕不开那片云和梯田。

小时候，每逢假期，我便跟随父母踏上归途，穿越蜿蜒的山路，而那梯田，便是路上的第一道风景。

每次路过，我都会忍不住探出头去，贪婪地望着那片绿色。那时的梯田，还没有如今这般声名远扬，也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它就像一位羞涩的少女，静静地躲在群山之间，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农夫在田间辛勤劳作。

每当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时，我的心就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向着那片绿色飞去。此时的梯田并没有太多的修饰，一切都显得那么质朴而真实。我总会问父亲：“这片梯田为什么叫云和梯田呢？”父亲总是笑着回答：“因为这里的云和梯田总是相依相伴，云从山间飘过，梯田就像一面镜子，倒映着云的影子。”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心中却对这片梯田充满了更多的好奇与向往。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长大，开始去外地求学、工作，离家的日子越来越多。那片梯田，也慢慢淡出了我的视线。每当我在异乡感到疲惫时，我总会想起那片宁静的梯田，想起那里轻柔的风、澄澈的水、芬芳的泥土，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感，仿佛失去了什么。

毕业后，我回到了云和这个我所熟悉的地方工作，梯田却很少再去。直到前年，我因岗位调动，又一次靠近了这片梯田。云和梯田所在的崇头镇，正是我所在的崇头供电所服务区域内，加上所内无处不在的梯田元素以及精耕细作的梯田文化，因此我们所常常被大家称为“梯田供电所”。

这两年，随着云和梯田名声渐大，开往梯田的旅游巴士队伍排起了长龙，我才意识到，这片我深爱的土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云和人如愿以偿地圆了梯田5A梦，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纷至沓来。一位杭州朋友带着家人闻讯而来，要求我这个本地人充当一下导游的角色，于是，时隔多年，我再一次走向这片梯田。

与其说是导游，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久别重逢的老友。云和梯田已经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乡间小景，它变得更加美轮美奂、雄伟壮观。梯田宛如大地的指纹，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山坡上，每一块田地都像是精心雕琢的玉盘，盛满了春的希望与生机。

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徐徐前行，我沉醉于那份久违的宁静与美好，以游客的新奇目光，重新去探寻它的迷人魅力。

走进游客中心，便能深切地感受到这里不仅拥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还有一应俱全的旅游设施。游客可以乘坐观光车悠然地游览梯田风光，也可以选择徒步去探索梯田的奥秘。我们毅然选择了徒步的方式，渴望更亲近这片土地。

顺着山路一步步向上攀登，欣

赏着沿途风景。田埂间，嫩绿的水稻苗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它们沐浴在和煦的春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低吟浅唱，讲述着春的故事。偶尔，几只早起的鸟儿掠过稻田，留下一串串清脆悦耳的鸣叫声，为这宁静的画面更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梯田中的水面闪烁着银光，那是清晨露珠与阳光交织的奇迹。远处，重峦叠嶂，云雾如轻纱般缭绕，如梦如幻；近处，梯田与村庄相互依偎，炊烟袅袅升起，与山间轻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和谐宁静的田园风光图。

观景台上，架满了“长枪短炮”，一些游客在拍照留念。他们或站在稻田边，或坐在观景台上，或倚在栏杆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这片美丽的土地。我招呼着友人找个位置站好，拿出手机给她“咔嚓”了几张。

景区内，每隔短短几十米，便能清晰地瞧见一家连着一家的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它们皆有自己的显著特色，那些或古朴典雅、或精巧别致的屋舍，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错落有致地镶嵌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上，为游客呈上别具一格的乡村体验。

我带着友人悠然信步走进一家民宿——牧云居。刚一踏入门槛，民宿的主人便热情似火地迎了上来。只见他脸上洋溢着淳朴而真挚的笑容，目光炯炯，眼中满是对客人的欢迎与关切。

民宿的主人叫李凯，是一位80后大学生，法律专业毕业的他却从事酒店管理工作多年，深受老板赏识。但是，这么一个在星级酒店做得风生水起的老板，却单单被这片梯田吸引了。李凯作为一名新云和人，滔滔不绝地为我们介绍着本地的特色美食和民俗文化，似乎要将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美好与奥秘都一股脑儿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香气扑鼻的农家菜肴，到饱含岁月痕迹的传统习俗；从山间鲜嫩多汁的野果，到传承百年的手工艺，每一个细节都被他描绘得栩栩如生。

他的话语充满了激情与热爱，仿佛这片土地就是他心中最为珍贵的宝藏，而他迫不及待地想要与每一位到访的游客分享。他似乎渴望让每一位来过的游客都能如痴如醉地沉浸其中，更加深入且全面地了解这片土地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底蕴，进而深深地爱上这里的一切。

“下次开犁节的时候我还来”“好啊，下次还给你当免费导游……”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洒满梯田，我们结束了这一天的行程，但那份对云和梯田的眷恋与热爱却愈发深厚。

云和梯田，这个曾经只属于我记忆深处的小小世界，如今已蜕变成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旅游胜地。我想，无论生活如何变迁，我都会记得这条回乡的路，记得这片云和梯田。

片羽

冬游太华山

| 王金大 文 |

带着对宜兴太华山的无限情怀，我驱车再次来到了太华山。太华山还没有开发成旅游景区，但并不比那些国家级风景区逊色。太华山有着“红色之山”的盛名和“先有太华后有九华”之美誉。

站在芥口龙珠水库大坝上眺望，四周群山环绕，群峰叠翠，谷幽林密。如果说太华山像一条巨龙，龙珠水库就是龙嘴里吐出的宝珠。水库里的水，来自植被丰厚的太华大山深处。山沟野壑，密林深处，一年四季都有清冽的水流涓涓流淌。不知有多少条小溪，穿林走峪汇入杨店涧，前呼后拥汇聚在龙珠水库。村道蜿蜒，涧时在村前，时在屋后，时而穿村而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掬一把清泉饮之，甘甜清润，凉意透心。山里人家有集中也有分散，而这里的民居全在沟底涧旁，依山而建，依水而居，生活方便。白色的墙体，黑、红、黄、蓝，不同颜色的屋面，分外鲜艳亮丽。

寒冬里的太华山区，宁静中透着清幽，我一边游赏，一边用手机拍照，不知不觉已走过胥锦、民望、大涧三个自然村，来到了太华山脚的河海门。

登山的道路有两条，从河海门上山，路程一点八公里；从杭坑竹林道路上山，近三分之一的路程。我们选择了后者上山，前者下山。沿着杭坑竹林道路拾级而上，古老黝黑的石台阶在你的脚下向上延伸，台阶上的磨痕和缝隙间绿茵茵的青苔，仿佛在向你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太华山的美，蕴含在那漫山遍野的竹海神韵中。这里原来不长毛竹。不知哪一年，一位先人从浙南带回了母竹栽种繁殖，年复一年，就有了伐不尽、砍不完、四季郁郁葱葱的毛竹林。这里的毛竹株株挺拔苍劲，青翠欲滴。一年四季经受着风吹雨淋、霜打雪压。“经霜雪而不凋，历四时而常茂”，始终保持虚心有节，苍劲有力。坡越来越陡，台阶自然也变得越来越难爬。茂密的竹林里，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形成斑斑驳驳的光影，把竹林装扮得更加清幽雅致。

有鸟从林间掠过，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为静静的竹林增添几分生机和活力。我小心翼翼地在竹林里攀登，生怕惊扰了竹林的宁静和美好。也许是太华山土肥水丰，这里的毛竹连枝带叶都是水灵灵、青幽幽的，格外翠绿可爱。望着漫山遍野、直入云霄的参天大竹，无形的震撼瞬间沁入心间，心胸豁然开朗，心神也怡然惬意起来。

太华山的美，不仅仅是竹林，还有层层叠叠的山峦。山势虽算不上陡峻，但错落有致，森林覆盖率几乎百分之百。一路行来，冷风扑面，薄雾缥缈，手在额头一摸，湿漉漉的不知汗水还是雾气。遇返程的人，向他们打听，距离山顶还有多远。回答：“快了。”有的还补上一句：“山顶风景很美，你们一定要好好欣赏。”听到这样的回答，疲惫感顿失，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信心和期待。出竹林，是一片绿油油的茶园，那是名副其实的高山云雾茶，一抬头山顶就在面前。

太华山又名方岩山，海拔542米，因九峰环绕，状似莲花，故名太华山。九峰禅寺建在顶峰凹处，禅寺门前三棵银杏树，树龄500余年，树身高大，需三五人合抱。此时，满身的“金甲”已脱去，光秃秃的树干凌寒而立，在默默无言中等待春风吹又生。金黄色的树叶落了一地，似金色的地毯，格外耀眼。九峰禅寺，规模不大，清静肃穆。唐开元年间，新罗国（今朝鲜半岛）王子金乔觉，云游至太华山，结草为庐，布佛讲经数年，后转赴九华山，修炼成佛，即为地藏王菩萨。太华百姓感恩，在结庐处建地藏殿。“先有太华后有九华”之说即来之于此。民国时期，北伐军某师参谋长雷东，1927年来九峰禅寺出家为僧，多年募款，于1936年将殿宇修缮一新。抗日期间，雷东和尚派寺内青壮僧侣参加抗日游击队，支持粮食物资，并为新四军隐藏武器。新四军北撤后，九峰禅寺是留守人员的落脚点。

站在山顶仰望，一轮红日高挂在天空，淡淡的白云飘忽不定，时而与太阳相伴，时而又远离而去。平视，整个景区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山峦起伏如波涛，满目青翠，灵动多姿，不由不感叹江山如此多娇。俯视，太华山左右两侧沟底民居，高低错落，长龙般从谷底向谷口延伸，五颜六色的房顶在阳光下闪亮，煞是好看。此时，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化作了无限的喜悦与激动。此时的我，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顺山梁返回，沿途台阶逐步走低，经八峰亭、华宝亭……至河海门，一路上有峰必有亭，可供上下山者小憩。

太华山不仅自然景观美丽，而且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新四军第十六旅驻襄阳旧址、杭坑被服厂和修械所旧址、北川张家祠堂独立二团团部旧址、大洞粮站等旧址，赋予太华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让这里成为宜南山区山水生态和红色旅游的新选择。

再次登上太华山之巅，不仅是一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一次年龄身体上的挑战，更是一次心灵洗礼与不服老的见证。



大吉图 国画 冯杰